

苏童归来 他是“中国当代最会写女人的男性作家”

贯穿中国当代三十年文学史的写作大师苏童，近日携其小说代表作《妻妾成群》《米》和《我的帝王生涯》精装典藏版归来。苏童作品自问世以来，畅销海内外，不断再版。据悉，此次“回归”，他本人还亲自撰写了新序进行推荐。

25岁以《妻妾成群》炸响文坛

提到苏童，必然绕不开他的代表作《妻妾成群》，出版后被张艺谋改编成电影《大红灯笼高高挂》，由巩俐主演，获得第48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银狮奖，第36届意大利大卫奖最佳外语片奖等多个奖项。《妻妾成群》小说还被翻译成英、法、意、挪威、西班牙等文字在国外出版，苏童由此蜚声海内外，他的作品也因此而闻名世界。

苏童，1963年生于江苏苏州，1980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，1983年开始发表小说。在其文学创作生涯中，先后摘得鲁迅文学奖、茅盾文学奖、汪曾祺文学奖等文学大奖。

记者了解，《妻妾成群》发表那年，苏童只有25岁，正处在创作的起步阶段，即获得如此反响。而三十年来，他一直以稳健的姿态活跃于文坛，先后创作了100多万字的作品，国内外获奖无数，并且不断有小说被改编为影视作品。盛名之下，苏童仍默默延续着从上世纪末至今的写作节奏：三年一部长篇，每年几个短篇，没有开通微博和微信公号，却一贯保持着“先锋”创作的姿态。

文本和主旨在当下依然意义重大

谈及苏童作品的特色，文学评论界和媒体

将他誉为“中国当代最会写女人的男性作家”，其中篇小说集《妻妾成群》便是苏童塑造女性形象的经典之作。

据出版方介绍，这部小说中的叙述对象是一群妻妾，女人之间的明争暗斗自然成为小说叙事的一条主线，而女性对男性的依附也自始至终如一片乌云般笼罩着这个故事。小说的文字缠绕着柔媚晦涩的女人气息。加之苏童本人冷艳张扬的想象力以及飘忽的行文风格，更是给他的小说增添了“哥特式”的神秘感。让人欲罢不能。苏童文字的“媚力”大半源自他对女性的独特的洞察。还没有哪一个当代作家能够像苏童这样多和这样精细地写到女性，这样得心应手和在最深层的潜意识里对女性进行描写。这是苏童作品文本及人物刻画最引人入胜之处。

回到写作本身，苏童的笔下，最深层的人性往往被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。苏童说，虽然自己写的题材多变，但有一个不变的主题，就是人性。人性就是一个黑洞，是一种混沌状态，值得他一直去探索。无论时代和作家写作的环境有何变化，“人性”是任何语境下都值得作家们关注的课题，这或许就是苏童作品长盛不衰、历久弥新的魅力所在。

让更多年轻读者与经典文学重遇

苏童的作品故事时代背景不同，跨越古今，但无论是哪个时代背景下的故事，都让人对故事本身的张力感到震撼，情感上产生共鸣。

《妻妾成群》写的是一夫多妻婚姻制度下的

故事，受教育女性困在婚姻之中，在妻妾争斗中走向精神崩溃，时至今日虽已再无封建婚姻制度的压迫，但书中揭露的女性在认同男性文化后的依附意识、生存道路问题仍值得我们去批判和思考。

《米》是一个经典的草根逆袭的故事，年轻人五龙进入城市后被欺凌压辱，不被当成人看，承受着世人最大的恶意，他凭着内心的复仇欲望，成功上位成为地方一霸，但故事并没有到此结束。我们身边不乏像主人公一样的年轻人，在满足个人欲望的同时，同样面临迷失自我的问题，而《米》正是用五龙这个极端的人格发出了警示。

《我的帝王生涯》是国内最早以皇帝视角写帝王生活的小说之一。一个不该成为皇帝的人做了皇帝，以庸碌之才历经朝堂风云和后宫争斗，不幸沦为民间的杂耍艺人，却在这个最底层的职业中发现了自己的天才。这表面上是一个历史故事，实则表达的是，每个人在人生旅途中对自身角色和全新生命状态的寻找与摆脱。苏童的读者往往能从这些极具阅读快感的故事中获得对人性、命运深层次的感悟。

在我们的教育和阅读越来越引导、呼吁“重读经典”的呼声之下，苏童的作品和文字久经磨砺，在文学爱好者、写作者眼中，是当代文学不可攀越的高峰。对年轻读者而言，他厚重的文字跨越了时代、充满着吸引力，让更多人在与经典文学重遇的过程中，品味到人性、人生的深远意蕴。

好书推介

《余生须尽欢》
作者：简嫔、张曼娟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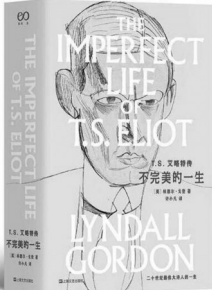


《余生须尽欢》收录简嫔、张曼娟、蔡珠儿等散文名家的经典之作，是一本现代人的成长之书。字里行间的人生真味，让时间长河里的经典绝响再度重生，向一代人深情诉语，娓娓道出对未来人生的感悟与探索。余生里，有天涯海角，有纸短情长，有对前路的翘首，有对过往的怀想。

匆促的岁月，只有活得欢愉，才能抵御世上的一切破碎。

《少有人走的路》

作者：[美]斯科特·派克



本书处处透露出沟通与理解的意味，它跨越时代限制，帮助我们探索爱的本质，引导我们过上崭新、宁静而丰富的生活；它帮助我们学习爱，也学习独立；它教诲我们成为更称职的、更有理解心的父母。归根到底，它告诉我们怎样找到真正的自我。

《博物罗曼史》

作者：[英]菲利普·亨利·戈斯



博物学是人类与大自然打交道的一种古老的适应于环境的学问，也是自然科学四大传统之一。研究博物学的方法不止一种，本书力求从美学的角度来呈现博物学。

作者通过一系列的画面描绘和大量翔实的素材，以生动的笔法描写出那些自然界中微小的、庞大的、狂野的、未知的事物，展现出对自然场景及其各种层面的观照，将博物学文化更加精致、生动地展现在读者面前，使读者在阅读时如同身临其境。

本版稿件均由辽沈晚报、聊沈客户端记者 李爽 采写

对话

苏童：不在意创作是否热点 只想触及人心的隐秘与褶皱

辽沈晚报：在新媒体时代，很多传统作家都开通了微博、微信公众号，开辟新的方式和渠道来与读者进行交流，但是您好像没有开通任何平台的账号，近年来也鲜少参加一些公开的活动。请问读者在您的文学创作中处于怎样的角色？

苏童：我一直认为写作者要发光，但那样的光亮，不可能是普照人类的太阳，它大概只有一盏路灯那么大那么亮，在任何时候，路灯都在等待读者的经过，并且默默召唤。读者可能是路人，暂时在灯光下逗留，仅仅打个电话的功夫，可能是一阵季风，这个季节属于你，下个季节吹到别人那里去了。但也有可能，一个读者会在你的灯光下流连一生，因此与你发生某种默契而神秘的联系，互相会有漫长的对话、质疑与撞击，只发生在写与读之间。这是我想象的最完美的作家与读者的关系。

我理解的作家与读者的关系，有一个核心问题，就是你以为你是谁，读者又是谁？在商业压力下，一切都容易变形，我们往往错置这种关系。当你以为你是一只高音喇叭时，那你通常是把读者当作了某些耳朵，这对于读者，其实不公，也不尊重。面对市场，大家都经常手足无措。以我的理想来说，我最好能做一盏沉默的路灯，以一小片光召唤读者陪伴读者。

我写作很多年，目睹着时代变化与文学生态的变化，从某种意义上说，文学永远是一字一句的特殊劳作，任何时代都不变，另一方面，文学依然是个名利场，只不过规则、程序都变了，依然有很多派对，但派对的内容变了，地点变了，宾客变了，饮料变了，服装变了，参加派对感觉很新奇，但也很辛苦。我喜欢人群，但更多的时候我喜欢清静。说到底就是这样，对于任何作家都一样，其实是他的生活方式在塑造他的公众形象。

辽沈晚报：这三本书，令人感觉您是以一种冷静旁观的态度在写作的，仿佛每一步都是向着最后的结局而去。您在创作时会最开始便设定人物的结局吗？《妻妾成群》《米》《我的帝王生涯》中的颂莲、五龙、端白这三个主人公的命运轨迹都给读者留下很深的印象，您在创作时是怎么构思的呢？

苏童：我在写作中可能预想过小说的结局，但预想往往无效。很多作家都有此感受，以为自己手里掌握着一根缰绳，但小说写作本身又是一种饲养与放牧，小说越长越大，会成为一匹野马，脱缰而奔，去往它自己想去的地方。这时候你的预想可能被证明是脆弱的，就要舍弃。

这三部作品，都是我年轻时代的作品，其中的三位主人公，所处年代不同，归宿也不同，但我认为他们最后都是去往了自己选择的地方。

辽沈晚报：您的作品一直关注现实题材，非常深刻，您是否有思考过，贴合时下的社会热点

